

§ 童年小畢

夜晚的薩摩斯島，微鹹的海風撫過山坡上的橄欖樹。
海面閃著碎銀般的星光，遠處港口的火炬映照著帆影。

屋內的燈火柔和，Mnesarchus 正俯身在木桌前，用細筆在蠟板上畫著兩個相交的圓。

圓心連成的線，正對著屋外東南方的星空。
那是獅子座的方位。

「小畢，」他呼喚那個正端坐在母親懷中的男孩。
「看這裡。你可知道這兩個圓為什麼要交錯？」

孩子抬起頭，黑髮微捲，眼中有異樣的光：「因為兩個世界必須相遇，父親？」

Mnesarchus 微微一笑：「也許吧。這是天地相契的形——就像數五，是最早的婚姻。」
他用指節敲了敲桌面，在蠟板上寫下：

$$2 + 3 = 5$$

「二是偶，象徵女與地；三是奇，象徵男與天。五是他們的子嗣，
所以我們把五視為『結合』的數。
看，你母親與我，正如二與三。」

Pythais 笑著輕拍兒子的髮梢，
「那麼我應該是偶數囉？可別讓我變成一個多嘴的二。」

Mnesarchus 轉過頭，眼裡閃著溫柔的幽默光：「若妳是二，我願做那尋妳的三。」
他再次看向孩子，「記住，畢達哥拉斯，奇與偶，是天地呼吸的節律。
萬物的生成，不過是一場數的樂曲。」

外頭傳來牧笛聲，是鄰家牧童阿薩昂(Asaon)吹的。
他帶著一隻小羊，探頭進窗，「小畢！快出來，今晚的星特別亮！」

Mnesarchus 沒責備，只是微笑示意：「帶上你的小筆與板子。去看看吧——
但別忘了觀天，不只是看星，而是看它們的秩序。」

兩個孩子坐在山坡上，頭頂是一片浩瀚的穹蒼。

阿薩昂指著北邊：「那一串像魚骨的星，是什麼？」

「那是仙女座，」小畢說，「她的光度遞減得像一串數列。」

「數列？」牧童眨眼，「星星也有數字？」

「有的。父親說，天有它的算術。

像今晚，獅子座和處女座之間的角距約是三十度。

三與十，是古老的比例。

若三是和諧，十就是圓滿。」

他抬頭凝望星空，輕聲道：「我覺得天在呼吸——像在數拍子。」

阿薩昂聽不懂，只覺他說話像祭司，

但仍被那種神秘的語調吸引，彷彿連風都被數字約束。

深夜，孩子回到屋內，母親已在燭下準備蜂蜜餅。

Mnesarchus 仍坐在桌前，用手指在灰塵中畫出新的數式：17

「這個數，你知道有什麼特別嗎？」

小畢搖頭。

「它介在十六與十八之間。十六是平方，十八是平方的兩倍。

所以十七既非整形，也非整倍。

它落於兩個秩序之間，看似平衡，實則不屬於任何一方。

這樣的數，古人說要避忌。」

「為什麼？」

「因為它象徵模糊——不是天，不是地。

有時，太過中庸的東西，也會迷失。」

孩子點點頭，似懂非懂。

他忽然又問：「那麼，父親，有沒有最完美的數？」

Mnesarchus 沉思片刻，在蠟板上寫下：6

「六是完全數。因為 $1 + 2 + 3 = 6$ 。
它能被自身的部分完整地重組。
像一個人，若能以靈、氣、身三者和諧，就成為完全的存在。」

小畢凝視那個數，像在注視某種神聖的符號。
「那我也要成為六，父親。」

「不，孩子，」Mnesarchus 微笑著，「你應當成為能觀六之人。數只是門扉，
通向更遠的星。」

Pythais 親吻著小畢：「你現在不就是 6 歲嗎？」

夜更深了。Pythais 輕輕將毛毯披在孩子肩上。
她望著丈夫，低聲說：「你教他的，不會太早嗎？」

Mnesarchus 搖頭：

「星辰不會等待孩童長大。他若命中與數有緣，星會自來教他。」

燭火搖曳，小畢睡著了。
他的夢中，數字化為一條條銀色的光帶，在夜空中旋轉——
它們組成天琴、天平、與環環不息的圓。
在那深遠的旋律裡，他聽見父親的聲音：

「聽吧，宇宙以數歌唱。」

而遠處的海上，阿薩昂仍吹著牧笛，
那旋律與星光交織，像在回應夢中的和弦。

後記：

1. 第二個完全數是 28
2. 這是 10 歲的陶喆軒與 Paul Erdos 討論數學，是我最喜歡的照片之一。



陶喆軒 31 歲獲菲爾茲獎。

他對 AI 的看法深得我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OLVsufLfU>

3. 楊柏因是台灣第一個跳級的資優生。

楊維哲老師說過，當楊柏因是 baby 時就抱著開始教他數學。

4. 黃武雄老師的[童年的解放]主張應該讓兒童自由發展，嗯，有個數學家的老爸更好。